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

第三百八十四卷目錄

開封府部藝文三

廣汴賦

樊侯廟記

唐張敬因碑

讀秦敬受碑

上清鍾祥宮碑

跋義士李冠全城却說記

神國寺記

宋李長民

歐陽修

前人

前人

蘇軾

王嗣宗

職方典第三百八十四卷

開封府部藝文三

廣汴賦

宋李長民

臣竊惟皇宋藝祖受命僉都於大梁於今垂二百載刻聖相承德業熙煥乎天子之宅棟宇以來未之有也昔在元豐中太學生周邦彥章草汴都賦奏御神考傳檢上林然其所述略而未備若乃比歲以來宮室輪奐之美禮樂聲容之華又有所未及臣愚不才出入都城十年於茲矣耳目所

聞見粗得梗槩思鳴國家之盛因敢前賦而推廣焉竊則本制作之盛者分都而第之中以帝室為最之麗任賢使能之效而將之以持守寶備一覽之末蓋賦曰

有碑古先生自下國而登上京遇大梁公子於路相與問答備盡如故因雜言於都邑先生乃拔古而證之曰我國在昔受命帝王邇大而作首定廣都而植讀夏之根本學隆億載之規模若乃尊儒崇文之美莫見於書經魯先後之天備模於禮宅中圖大則有姬公之明周禮序折則明而肅公而証始全不敢高譚我皇運舉聖周試創而而繼之華對時八川交注狼針龍首之故持濟谷一吾之並據此宗周所都或假山河之險割蓋因之而辟帝許焉五津後達大谷前通導以伊洛濟谷一吾之並據此宗周所都或假山河之險割蓋因之而辟帝許焉五津後功為畢昂之天河發之津風俗漸乎盛夏城連宇齊秦魏都之東地信無倫也街橫鎮野龍川帶明列戈船於二江儲戎車於石城吳都之雄壯信足耀也接梁項在通商漕輿地香木之齊民賦短原之資蜀都之富饒信無敵也凡茲都邑之盛實歷天而平越旁祀而論輶焉若爰繼繼日而莫能窮公子問之始若傳記已而晒曰先生於古誠博矣就若我目親汴都之傳觀乎顧其以淑德則遵之清仁義之坦昔獨依於山川所以建中則皇極在上九疇咸若惟必毛子河維其美諒也有如上帝清都神人五城嶽人冀之應建極天下之高明其雄壯也有如列城羽林兵兵四拱威震則萬物伏形則四夷殊其富

饒也如有海合地負深厚莫測迥魚麗之婦多通驪虞之婦雖彼南漢之婦猶難仍于周家之舊地三國之鼎峙雖廣覽之益難求神州休恭自日自難離乎明物之英而未究其雄姿之精于年年在英妙博聞強記幸為我宗室之公子曰侯實不敢切聞先達有言自唐自室不疑士綴官地陳夷五步發論四北七帝問斯民之繁盛齊來一人作之君師肆其典則應天順人出御昌期若時梁大之居自古大梁之城在漢則都以陳而而命名在唐則軍以武而分額考其地罕鮮卓華乎許夏而川流休氣猶繁華而豐積時乎有特世說流測泊梁祖之有作始建都而畫斯匪梁人之能謀天寶得之匪天私于有梁實兆末基觀大分對之次舍則房星躔其輝其沉倚其星輝之有赫而皇居而久燕樂土跡之豐則高者磊何下者填壘駭駭之昭澤極播散之書觀諸地形之廣分則自潤而西涉川上界遼陽遼東至於通津關皇隱轉烟雲飛也其門觀勢勢與天連諸汴梁之號今則自華而東達時門抵官澤障其河之流洩瀾瀾洛之利液中門城城門若去其訥訥澤而不斷上接于漢之無倪訥雉障之則則傳校金甌綴以湯池何恣太微之氣地臨臨亦縣之諸諸衛而之則麗

抵中宮高敞四野暢豁而宮城之壯麗而之而後遊是都之建也雖自於梁遠邇朝而至至高宗而沒

第三百八十四卷目錄

開封府部藝文二

廣汴賦 卷序

樊侯廟災祀

唐張敬因碑

讀繁城受禪

上清儲祥宮

跋義士李冠

祐國寺記

王嗣宗

蘇軾

朱李長民

歐陽修

前人

前人

蘇軾

前人

土謝

開封府部藝文三

廣津賦

宋李長明

臣竊惟皇家藝祖受命億萬於大梁於今垂二
載列聖相承增飾崇熙煌煌乎天子之宅棟宇以
來未之有也昔在元豐中太學生周邦彥嘗草注
都賦索御神考傳播上林然其所述略而未備若
乃比歲以來宮室輪奐之美禮樂聲容之華又有
所未及臣愚不才出入都城十年於茲矣耳目所

聞見粗得梗槩耳。鳴國家之盛因政前賦而推廣焉。始則本制作之盛者分方維而第之。中以帝室阜居之。舉任賢使能之效而終之以持守翼備一覽之末爲賦曰

有博古先生自下國

與問答備盡如故因綴云至於都邑先生乃拔古而證之曰我國作昔受命帝王繼天而作首定厥都而植諸夏之根本肇隆億載之規模若乃貴飾煥宏之美幾見於書經營先後之次第載於禮宅中圖大則有姬公之訓小則有堯舜之制則曰公而經餘不暇

高誘載秦逐逐之役卽武卽周之戰一華討此宗周時
交誼計能自衛之故卽函谷一守之據據此時周武
都或散山陽之險後漢書卷四之西帝帝紀云武後
或散山陽以伊洛遺劉一手持以成平虜武之
連大谷前通以伊洛遺劉一手持以成平虜武之
功此虜謂之文和帝也中光武因之而破寇
奇奉親命東渡信無也西渡爲劉常帶劉
又船於三寶成於石夷吳都之雄壯信足稱
拔軍卽在邇而異地書有之齊民賦諸侯之平
都之僑信無也其詳都之盛實繁于平
都旁說而論諸君若夜陳越日而也其目謂之
始者僑信也而信曰先生於古誦誦先帝若其目謂
汴都之僑信乎顧其以政論遺遺之亡仁義之
豈當于休於川所以是則君臣上下九域咸咸
定必獨依於川所以是則君臣上下九域咸咸
人驚之盛盛強大下之高明也進非也如勿勿
羽林大兵固拱威威則萬物伏依形則四夷隸其

饒也有如海合地負深厚莫測退魚鹽之盛多通驛
虞之蕃殖彼南漢之雄霸雖仍于周家之舊墟三國
之鼎峙雖臨乎一方之都會而論之於今日正猶
拳石清水欲與五嶽四瀉之比擬所謂談何容易先

下生有特觀廣覽之益舉其制件伏猶今日日巨難駭
曰吾人生長太阿中亦祇有日而逝焉嗚呼英華之
無可觀者幾何矣

○文物之英而未究其瓊乘之情予年五歲始博聞
強記幸爲我宗宣公之公子曰侯實不敏固陋先進有
言昔曰唐史不滅王綱漢陵堯墟宋亡致殺四祀不
昌胡斯民之塗炭吞舟一人作之君則古史之紀載
天賴由出書昌昌時將大夏之官召古史之職在
漢朝都以樂圖而命名在唐開庫以文武臣領考
其地寧辭卓乎評置又周流休氣舊錄諸書動輒積
時乎有特世祖治洎家川而有作樂述都而莫
匪人入之能謀大賈得之匪人私于有樂述都而莫
觀大分對之次舍則房星應其輝冥沉星象仰星
輝之有赫由皇居而入紫微大上躔一環則高者
荷何下者填城陷池之澤浮騰漲至至於通地
形之下萬分則西陲西北川上界躍騰激至於通渠
津間星隱轉燄雲飛屯其下影行勢旋大連計渠
之隸今則自萃而東達時門抵宮潭靜湛止之濁流
導瀉潮之利液中和風吹之則去垢洗滌清淨不窮
上接玄漠之無倪訛雖城之閤則皆附金鐵結湯
投扣還太微之氣託臨外縣之峻岳沿河之明澗
挾中窩爲狹四野揚莽藉以十奇淫殿更而靈寶臺
是前之述也雖自於蒙運壘壘而始興至高宗而後

而洛議戰樂斯聞名實斯允愛擇位領之才俾長伯
千爾登南司之格坐革術論之積弊原廟之近人無
筆楚之宜歸還米平之日久匪遲遲之是將星亡如
天萬物覆焉則茲筆較之下日萬南而餐飲不得已
而用刑者復於結華日無常訟或無留積實崇之
象既虛閣屏之草斯轉觀親于帝王之極功頒聲作
而民和建廟乃肯宜秋出城阿神池適治相直匪除
象苑園之非一聚衆芳而聯離神木千歲而不凋枯
并四時而常花宗生族茂厥類實多當青鳥之司原
開登風之妍發令喬夫而啓衆統都人而遊覽吾皇
踐阼之五載六飛始初於苑門蓋將順民心之所樂
達德勝於尊指金明而駐蹕觀曼衍之星陳蘭桃
飛動林枝細紗帝日斯樂子何敢專遂踐環林寶實
津客湛露於九重均觀飲於華臣遇先朝之故事張
大侯以民民于以戒不虞於平世勵武志而彌勸其
北則營壇再成重爲方丘采祇之武養故神典之
是俾考一代合祭之失實千載獨疑之尤敦拜比至
曠典非修舊躬臨于澤中即陞位而類求配以祖祖
之尊儀以留宿之儀乃冀寶琮于神休乃奏園中
格彼至而遊宿氣而不雨暢叫氣以橫流顧瞻空際
遙遙遙有特戈者有執戟者有負若獸者有隳若
鳥者凡地之百靈應怪感帝德而求游景尤爲之燭
耀祥雲爲之飛祥侍衛衛其德其由哀時之對上
親成問堂若漢侍臣廷杖舉平物登冀州至其棟等
之庭建蓋示優於同氣主上欲承永泰之基益隆則
友之喬松就樂欲前追追之志未結裕隆垂注萬
世載因心以撫存肆臣休於棠棣歸以異主之封陟

以上公之位表以兩條之節原以三條之賜俸遂安
其居子咸宜休享富貴何復建初歲之人曾也得歲
時之衍樂屬屬而當宿而樂且連勝何復建初歲之
之通無間而動之動有春之春既飲酒之既既會既何
若夢之盛也也末之春春既飲酒之既既會既何
計嘉首尾之齊應是兄弟之足應運宜輪以體物用
關則子至意若乃常假有家則內齊外自天申命本
支自歲考神祇之應考應源而發粹端盡斯贊
多男而授之職人合乎典帝繼正元嗣于春宮中春
後王而加恩冠禮行三加故大問以成入之道載
隆出閣之制上吉慶以萬居居問之是通權善術
之美名彰我家之幾事舉起處之復寧存皇慈之曲
被千此實師友而簡考官簡師儒儒自奉朝著克
勤無怠奉季上上承恩孝之訓而臣子之養備至若
宗正者係世派實屬上及曾祖下及曾元分宅廣崇
恩榮兩教弟侯爵之疎戚班族以惟均通則崇崇
基祖之貴近則加厚漢爵之孫配天其澤同姓榮沾
歌湛露沐行華帝命屬籍是典皇宗取則事通禮隆
歲月繁開朝文漸樂壽壽典典之才堪備柱而坐仕
版時則有清神則留強思精如思生文者東阿男若
任城王不取第自當賢賢其養是參親疎而兩用
儀制儀于王國駐駐則下天運而北至門門戶侍將
有仇官觀其賜則仍宜備之舊編定五門而改勳其
始也惠觀其華大壯接古日命大匠庶民子則開扉

煩千難我境材山嶺則又疑于神說其上則則嘉
平方并雲氣幸平修相贈水波平相相列續文子蕭
樞因不隨名氣觀其一生委劉奇極妙豈人能爲者
有鬼神附物陰來相之其旁則備才高張相周布
往往往神聖刻風豎飲成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或會其東東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以相中夏而布德德人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以相中夏而布德德人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用傳官觀其其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于焉觀民風風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
海寶朝堂夕充乃有犀象珠玉之珍乃有犀象之
冠帶衣履之巧魚龍果臝之體絲綢化居射利無窮
覽夫康衢則四通五達通衢方軌青槐夏陰紅塵盡
道乃有天姬之館后殿之里公卿大臣之府王侯將
相之第秩官奕道若北辰之蕃衛太平既久民俗熙
熙從觀者爲之目眩或經金擊石吹竹彈絲則聽者
爲之意迷亦有蜀中清溪落下黃龍蒲萄汎觴竹葉
傾巖光既醉而飽德德帝力何有於我哉後良維
事崇崇外闕如天祥甲子分庇則妙近由是幸與至教
於是旁達辛卯之聖恩得王脫之運斯協則立仁
濟轉正之平行王荷考召之注博施於民俾德天關
神符一出羣邪四歸誠毒治病功深於民俾德天關
吃以神秀升平聖以養衆人父之夕清供於此
下分給建逮夫應德律律里社同祥凡貴子之列
欲稱頌德之誠即益宮以效報期萬壽之無疆於特

雖舞行命伶倫定律呂法太極五運之先階中正五均之度筆鍾聲琴瑟瑟祝歌職在大晟各有依制樂制備畢音叶天地應祥人悅修宮致珍應廟合祭上則青露降德是明神風王甘雨零下則嘉禾與朱草生醴泉湧河清一角五趾之獸為時而出殊木連理之木成象而樂書林六目之龜來游於沼芝田千歲之鶴下集於庭期應召至不可殫形是宜登泰山騶乘南泥金檣玉旒勝不鉅奏功皇天登三辰五上登謙也而未俞也於是觀事法官之中齋心大庭之館息所以持盈守成垂萬世之壽憲躬執道極卓然獨斷仰以順天時俯以從人願規模則惟事人之指是循政事則惟元豐所行是循其在官也絕從侍之路汰冗濫之員奉詔者戒於治法治民者戒於苛其在士也納諫言於幕試復科舉於四遠保桑梓者選孝義之心在流寓者獲遊學之便其在民也除苛濫之糾蠲不急之務農人服田以効力藉之勤父老扶杖以聽讀書之布帛使四海之內反朴還淳背舊棄末肆維乎太古之風各安足而樂業先生聞之歎美不暇乃爾公子曰今日始效如此正臣子歌功頌德之秋也固性疎遠之職名不過於朝籍雖欲抽思聘辭作為辭詩少遠區區之志君門九重難以自達則日夜之覽何暇兼茲因難節而欲日應說神聖位九重天子靜養寧息過連七制卑三字微臣鼓腹康衢中曰遠見童歌功歌舉振衣而去公子遂述其事而理之以誦一試之義焉理曰靜靜皇來未大德今莫都大業作民極分一祿六宗世增飾分光明

方與樂編錄方典第三百八十四卷開封府部

神農親農國分穗穗大君天所子分專自農農帝位今儲道用神妙莫名今立政造事實有成分金鼎貴邦神靈分王鎮定命垂業分天地並應得瑞著分慶國合際千祥分今受之開明堂分二簠悅豫頌慶分元臣頌輔侍帝旁分相與爾亮乎太平分連丁王辰化道行今己酉復元寶曆自今天子萬年躬在宥分斯民永賴濟仁壽今分
樊侯廟祝文
鄧之監有人樊侯廟制神象之服者既而大風雨電近鄰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為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功佐沛王成皇帝位為列侯邑食舞陽創得傳封樊侯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樊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敵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驍勇沛公事范鴻門拒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也遺遺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也遺遺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也遺遺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也
歐陽修
鄧之監有人樊侯廟制神象之服者既而大風雨電近鄰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為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功佐沛王成皇帝位為列侯邑食舞陽創得傳封樊侯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樊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敵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驍勇沛公事范鴻門拒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也遺遺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也遺遺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也
歐陽修
鄧之監有人樊侯廟制神象之服者既而大風雨電近鄰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為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功佐沛王成皇帝位為列侯邑食舞陽創得傳封樊侯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樊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敵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驍勇沛公事范鴻門拒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也遺遺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也遺遺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也

中殿殿中有知此碑者稍相往事之民家慮其踐田跡遂擊碎之余在勝陽聞而追往之得其殘闕田為七段矣其文不可大辨獨其名氏存焉曰君諱敬因南陽人也乃祖乃父曰澄曰連其子畫允許甚可惜也
讚賢城受碑碑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誰能其平作側者也其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碑受碑碑尼漢之華臣稱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一世又讀梁寶錄見文辭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流涕也夫以國與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其國皆小人也其君子者何在哉富漢之亡也先以朋黨誅天下賢人君子而亦先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亦先以朋黨誅設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附庸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傾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愚朋黨之說欲傾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其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固常慕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誣及也至於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則惟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之朋黨可也官學相同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傾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誅之則無善者矣夫善善之相舉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先相舉聞惡之朋黨而善者必相毀引惡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舉則人主之

耳不得聞有善於天下矣見善不敢言則則人主目不得見聞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優優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乎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其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唐唐之廢是也故曰欲奪國而與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之說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而可以喪邦者其足之謂歟可不鑒哉可不鑒哉

上清儲祥官碑

敬賦

臣以舊命得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官之所以廢興與凡利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位蓋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即位蓋始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與興王之功且爲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通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須之至屬籍三年十一月有司不戒於火一夕而燬自是爲難幾幾之患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法錄將者爲民建廟民建廟之相以其力修復祠宇詔用曰者言官之所在爲國家子孫地乃得官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前神祠之遺利爲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下如漢唐遺陵所用印及所被冠佩劍劍以賜太初所以昭然者甚備宮未成者十載而太初奉太皇太后問之慨然歎曰民不可勢也兵不可伐也大同從錢不可廢也而先

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敘禁中供奉之物數從約損斥貨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請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寶會所賜爲錢一萬七千六百一十八萬而官乃成內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爲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真副行春之祝之法命人肉供奉陳行典領其事至四年春初之秋爲三門兩廣以大殿三旁小殿九鐘經樓一石道一建香殿於東以待臨幸築道館於西以居壯健凡七百餘間雄麗輝深爲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造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乙紫微北極之配下至於丹華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未自廢故仁義不遺則節德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響之禮不能以效刑特漢興蓋公始黃老而曹參則其言以謂治道清淨而民自定以此爲政天下教之曰道何者法類名書一再參大率依本黃老清心省事海錄錄獄不言兵而天下宮臣親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消放不怒而威相相以子民故不蔽而富麗已以清兵故不費而修德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難黃帝老子其何以知此本既立矣則又惡未非食卑

宮室稱器用斥其贏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竟之志下以爲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歡聲騰於天地香各歸鄉來告鄉祀史無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德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末自應豈不然哉臣既書其事呈帝若曰曰成太相之功德宗之德神主之志而聖母之故作銘詩而獻官員首曰上清儲祥宮碑曰臣拜手稽首獻銘曰天之眷蒼正位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耶我作上清儲祥之宮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嗣於上下何修何賢曰是四者民懷其仁更服其德鬼民正神乎其謙帝覽子孫難子之觀云何皇帝帝者其子允哲又母以公滅私作宮主柱人親不知於皇祖故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帝來告鄉祀新嘉祥之佑倍我文母及其孝孫李孫來告左右者無幾惟人以燕我後多士焉祥文母所培我慶受之而處其付土石之鐘鼎石之虞相以銘詩處於四海

賦義士李冠全城却賊賦

陳賦

盜將入吾邑迎以財道之此理可以却盜使盜不受而局累告衆我敢定此理可以救盜然金幣時或風亂不暇及此李氏祖風習者耶然非有孝子慈孫孰爲信於六世之復者耶時六世孫李師老元豐中進士

祐國寺記

王嗣宗

夫聖人之妙用必在於清淨聖人之主行必有於教述聖元黃帝源元黃帝之德不取水火交馳化育之機一致自淳元注教散德下而砥礪成德而奇巧僞勝而仁義裁揚日月有恆惠皆得之歸鼓衆賢者

更覺世界之塵垢山原而智極難言苦浪深而性殊
更難不有聲貌執我法論金客一夢於淺深上俯達
流於中夏教之盛者其誰與京平微釋云佛成正覺
普見一切衆生無不有知如來智慧一而以妄念執著
而不證得如來慈之於是發大誓願放大光明始則
轉四諦法輪所以攝有學也終則觀一乘心印所以
契圓寂也其間張定慧顯權實性相變幻空有交證
隨機設教歸還於巨細對病施藥差差於淺深一源
遍而廣派分一炬然而千燈照耀夫慈教之旨可謂
至矣善哉之利可謂備矣後之學者實繁有徒何代
無人以幹法繼斯斯院授始繼得而後唐故明師
大師賜著性理圖之良族也猶小謂陸俗姓林氏
生既殊家幼且不妄始至成童卓然秀異每或出侍
遊覽必矚望求教若有所待也入承訓教必從諸
戶若有所奉也舉止閑雅爲宗族所異一日辭歸慨
然有脫離之志年十二詣泉州仙遊縣龍華寺文華
禪師以祈落髮師從其願俾奉還揚年十七受具於
福州白塔戒壇師形清美心機朗悟初讀法華經
驚若生知次閱因明論如宿習自爾博訪諸師遍
禮道場不五六給大有領悟遂振錫遊名山禮諸祖
奉勝會扣元關了然默識密契心要北遊撰靈威
一以長與庚寅歲應於大衆之精舍數日顯悟生
明德彰脫離地脫離乃嘆曰有爲之法遂脫而還無
定之波還坎則止吾其少息焉遂有解履之典因以
厥志慕諸檀信者願契如谷響空會未廣宜用
充美乃書券而易之於是購材鳩工於日興事始則
一室敝風雨終則百楹極壯麗玉寶金相再檢而成

繼室焚房繼建而出亦爲當時之勝舉也昔天福初
以精誠上請建賜焉相繼美號智日加輝進行師
也於是至門大獲率多親屬捐金施資無虛日家
日富以一瓶一襪一襪一襪一襪一襪一襪一襪一
緣合數當置作佛事以判一切且以茶檀施之惠
也於是自晉大藏經總五十四十八卷說禪經以實
之大型書畫像各五百部翻華堂以刻之正殿之
內郭釋迦像侍從寶聖九軀繪塑之妙率爲一
時之奇觀也院之營繕自唐長興辛卯歲漢乾祐茂
中貳年十八年經費數千兩紅紫金銀總成三百兩
顯德丙辰歲在三月徵志進作智日加刺乃攝衣正
念名門弟子數以教事克以四月日示滅於方丈
門弟子升堂者二十八人長子智覺大師歸終從弟終
次曰灌止大師賜紫後季日明演大師賜紫從弟
昔名流也慶公以兼僧儒儒允當仁我於曳杖之
教上蒙傳衣之命親親前事不勝清至我早訓說
德矣玄歲錫以命服旋加美號號德也是歲季冬
之令月西家以皇族秩嚴嚴托基禪院所居正該
卜築於是詔遷淨衆於京城之北賜隙地數十畝俾
結界而居焉仍以普願施之即今寺坊之西北隅
也慶衣極之外惠以資材撥補之餘營將役斧斤
交運板築連施剝剝之役停停結縵之工間有普藏
忠僉率親成功比之爲現慈無德德殿中馬迴廊
四周危樓接影聲於前庭飛閣飛閣其後評室西廊
疊室疊閣連雲橫絕絕絕大小相計廊四百間
精潔護持同下松豆之精物以無遺費負荷之

勤斯亦至矣慶公以太平興國己卯歲示化禪至院
之役事屬於疎公壽康寺有業崇師樂可法自藏
院事緣達上祀英涼攝或不臻上壽以顯照申自
秋九月金云示化良可惜也今院主悟閑大師賜紫
習柔泊供養主覺慧大師賜紫智緣智先師謀公及
門者也法舊相沿式常預事於是聖選命顯顯誠循
軌而遵寺制而立植施之以預信游學以之歸仰華
龕燦燦時開寶軸之文雲納悅悅日似香廚之供院
之法侶始自餘人於佛法中畢有所得顯教勤秀各
振清芬下濯珠家供饗重價見其進計有可稱係
此令猷一公之力也於盛教之大也如來開示之善
諸闡揚之四衆護念之故佛滅後二千歲中雖降
替相仍而傳持不絕非神力何以至是耶安其世間
作大依謹讚歎敬遠誦無愧焉嗣示掃掃策名彤庭
影祖垂於內典尤精指歸柔公以復早慕道風誓師
心要繕述如未伴結斯文智業而未親元珠歲後而
更歟果海優承見託難執讓名強幸及以旌殊績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

第三百八十五卷目錄

開封府部藝文四

大覺寺長明燈碑記

跋夷門市廛圖後

達官招撫河南流民敘

跋汴京閏年樂開封尹宗澤詩後

遊樂記

漢唐寺碑

徵修縣公祠啓

應慶陳許疏

蓮塘書院記

重修名宦祠記

被通鑑疏議

大梁書院碑記

倫相墓記

國相寺碑記

中州人物志序

開封府儒學碑記

重修漢中牟令魯大師墓碑

石界河橋碑

元祐侯斯

王棟

明景帝

蘇伯衡

王性

邵實

王顯行

何出圖

李敷

前人

前人

李夢陽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職方典第三百八十五卷

開封府部藝文四

大覺寺長明燈碑記

元祐侯斯

世曰長明燈其甚深微妙其功德不可殫述事佛者必先之而大人君子之心或有在焉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泰安王太子楚仙姑木兒開府公刻田十五畝入汴梁延津上東寺爲長明燈資命其屬捐俸助爲之記俾我朝世有人勸濟河上之封任誰坦之重者泰安王其一也自太祖之世四傳至錦林公更立八朝百有餘載輝光萬世赫如一日蓋當世鮮與爲比公幼敏於學長明於政由河南右省擢知政事遷西江廣督進河南右丞相行拜平章政事入知樞密院事承旨翰林出入三宮膺朕海內而爲善之心益孳孳焉皇慶初承詔視鑒五臺山還過應州覺興寺施金帛作長明燈供去年春建承天報恩寺於居庸關而長明燈亦首以爲公之心可知矣夫燈者可以繼日月之明也日雖至明不能恆乎夜月雖至明不能燭乎幽處必假香火以代其明而濟乎人日月之明不可已而香火之用亦不可已僅猶人君之治天下雖極明聖不能偏私也必假乎臣以達其明而後乎物故天下不可一日無明君亦不可一日無賢臣蓋相須爲用而不可已焉者公故曰凡我所以爲此者非以求福田利益也吾受皇帝皇太后厚恩庶以報之一也然公所以報其功烈盛矣又奚暇布施之爲報乎推公之心蓋欲世世子孫竭忠奉朝達天子之明於天下如香火之繼日月

而無窮也以諸佛作證又微愚言爲鑒余之心又可知矣乃昔以詔於公公曰然且召其子河南士之民也郭安等告之而後刻石公娶元顏氏河南北之女也郭淑亦嘉好善不倦得日父母爲君子夫人矣遂封晉國夫人主是年省議士合立八達觀古祠也師乃滿帶大從中以千大長從武宗北伐已而嘆曰吾不學出世法而從鬼衆乎樂官學佛元嗣嗣一叩而微公言之上爲天子所知而後錫食不可勝記承天報恩寺之建也師實主焉故有行碑作焉云

跋夷門市廛圖後

王性

緣想讀開元雜錄生平恨不爲太平人嘗習文符鸞白狐日開可畏而觀可樂乎近聞夷門市廛圖具風物繁夥備見政和間流者浮靡之俗然非盡極無以臻此乎生長汴梁及見百年遺老往往尚龍藏當時風物今人不覺有孫氏之嘆但二帝播遷已兆厥於此內謂治亂之迭播播相尋也畫品則纖纖巧麗出內供奉手無疑止可與曼華經互爲之覽耳至元丙子二月觀於平陽寓舍夏六月重見於汴京試院中明年夏六月立秋後一日連雨申靜坐偶書於燕東閣楊坊李黃門之故室

遊官招撫河南流民初

明景帝

今開河南開封府陳州等處各有各處進來赴食流民或與本處居民相聚一處誠恐其中有等小人久則至於誘惑爲非難以處置今特簡命兩任使處會同左副都御史王來及從後二司堂上官并學士一應治流民官以及巡按使及本州縣巡撫官說幹官平日爲民所信服者分設法小司縣撫合各目

散處耕種生理有餘食者量給米糧賑濟無田耕者量撥與田耕種得令得所宜諭朝廷恩惠使之鑒括不許邀過放有激發又為思等其中果有能辦朝廷恩恤各散復業者量與免其租稅三年應俾有所感總仍提督所在衙所官軍操練軍馬固守城池如有寇盜生變即令相機勦捕毋致滋蔓而為近臣受朝廷之委命必當殲盡心以畢力事不可因循怠忽有候事機如違罪有所歸事妥民安之時其奏優念恭後則京

詔許京留守兼開封尹完澤請後

蘇伯衡

右故宋忠肅公復官謚諡按公元祐六年辛十六進士及第制館閣尉歷龍遊應水越城令政和二年改官知提舉差通判分州道士高繼昭特奏和法公察官之不少假職昭至京師因林董奏請公改建神霄宮不當公既已回京歸籍爭則得舊職鎮江宣和元年以四年都息叙復就美監鎮江酒官此則當時所被謫也六年除通判巴州事靖康二年御史中丞趙鼎等薦公可奉職召赴國假官正少卿充和議使公奏各不改正改計議使議者以公剛方難合必不屈從死無益乃不遵行合過易河朔歸守據公直秘閣知杭州河北義民都總管就還咸陽修撰高宗以親王奉使過越公力使之朝廷即授以天下兵馬大元帥公為副元帥高宗即使南京公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樞密府候使知高州又用尚書左僕射李綱等知開封府遂以延康殿學士為京東留守兼開封尹陽武政殿學士建炎二年秋遷于汴有

旨除公門下侍郎兼樞密副使依舊留守而還以計開敵前觀文殿學士澤思繼先是公上休致之請而授朝散大夫後數行澤思繼其請由通議大夫至開府儀同三司詩不云乎無親親人若公者非所謂命世之大材歟方公歷年五之散地且道三祀一梓履偉坐磨四年及河北事勢危急公舉以授之公年已六十八矣其任居守已一歲之綽引釣之石而臨萬仞之深淵顧公雖老猶終自以所任休後之事大何規模而足功業垂成而時宰更忌忌中從從中沮之公不勝憤憤憤憤于古而此豈非有志之士所為太息流涕者耶公既罷而宋史中原美意人之無厭而天不意道將未欲此一而運毒之耶於敵喪亂之來必生惡亂之材以濟其後公材略不悅以小人間之是則公之存志以謀宋之偏安於一隅者魯天運哉抑亦有人事焉覽是諸者未可直以為是見一代故事也此語行於宣和四年壬寅後一百八十二年為今洪武六年癸丑公七世孫孫重如美且諱其表兄蘇伯衡蘇公開卷之由并其後之概以便觀者而伯衡雖以所素著者之實是歲之十月二十日也

游樂記

王士性

歲辛巳之夏余令開陳三載矣以秩滿制得代象上聞閱念自史此弗克須刻舞馬牛力欲從所行悉尋中州之勝而寓口焉乃以六月癸卯發開陳至府西郊時大雨滂沱數旬水漲城十里如湖海渡清村入結筏行柳梢中念河故之民行當復為魚矣溯興漸

阻望後南走申投驛吳大夫與申太守飲相公園中始寄辛亥西行行過湯陽鄧州鄧通故居也西一里亭傳其名至今申與至南陽通寧心復始乃西八里遂以龍圖閣諸葛武侯像留祠神仙人也是夜宿草牀中復大風雨林木支城金訕訕能欲起兩岡增北為百里矣觀墓有七石石丁已復役撥豫大夫舉行官臣墓癸戌午夕徐州經觀倒拜拜光武像并泉飛湧清沁人齒牙已未通瓦陽城已無騎驢虎豹職敗地也是日趨萊欲求故葉今幾幾追跡弗可得止城西為孔子問津處後有嚴光何嘗其象公仍當則沮溺於中與光何為一隱處中何嘗曾香山寺洋國吳大寺師像侍其侍僧云六士化身之所亦白河馬九石會也辛酉西出汝州道過潁州山翠萬上段收為廣賦子宮因隱焉有放於七聖者日暮不果登王皮取道登封嚴僧盤阻北其至此則多擊土為穴而山橋矣矣止止少二室觀遠勝面壁石別有岩詩記乙丑轉轉轉轉轉後復東行出虎牢關為古喻關亦即成阜內寅經故山蓋秦道太倉鄭生所筑據其果處登而東則為鴻溝尚有埽焉一山平列為廣武山山東西二城其下即是漢提兵自戰相拒地名古戲臺引杯集李華文謂之說流不無欠一客從旁笑曰善乎阮步兵之登此而飲也曰世無英雄使君者成名余復拍手長嘯數聲曰大白招步兵魂復起戌辰始宿古城城步則公湖聲聲一連聲後手執雙天尺刻間一百二十尺登臺視天心箭之乎觀臺間莊生所書皆符其尺寸此極者故耶都百里乃其山有許由與巢父許由少發之二日石柳發微

余論許由一區舊美何得當爲石標自必非由
聚惡好事者因太史公言而附會之足日至密東三
里天妃宮爲黃帝葬三女媧地上樹一松圓五人起
三枝而上可十丈色如傅粉粉內即綠嘴爪之窺出
葉如鐵線地曲降云數千丈宮外有滴水窪注
下乃人行地也即縣道宮石皆蒼黃白埋甚鉅不亞
太湖已過古鄭州建中半五十里圃田截甘爲周
宣王會東都築武高者若低者因窪者滿湖地不
復成載矣今有刻于故居在馬更午始抵大梁修樂
往事如魏公子好士當時東門鼓刀之流一何倏忽
令人恨不卽至其地今止表山一阜山其後梁孝王
置賓客司馬長卿叔嚴子卿詞賦風流亦一時
之豪及問所謂修竹園馬廐池無一有者考之志云
梁園正謙歸傷乃汴東南城外又有孝王亭臺豈特
名師嘯吹春日登之清風冷冷如絲竹主慨然編
帷杜甫李白高適三君子之庭今制之者又益以李
何二君從其地也豈有大禹廟昔人嘗望史河洛爲
之第制後不稱所以報禹者賴有李子碑城東南則
隋楊帝引河入汴幸江都故道隱隱柳樹數萬古今
成蹊城北爲壽山岳宋徽宗以花石綱廢天下
力供之而木片石俱罄此其甚者何論梁主魏公
子耶城北爲周王府則因宋舊內也城內寺頗多惟
相國巖寺寺最奇且麗城外去黃河十里作大甃
環繞之周十餘畝皆大道行見上卽不啻時雨甃
可人時宗正西亭君方賦人瑞至朝日引見之東高

姓鄭官皆髮星是健自日步履年一百五歲矣云
生成化十二年婦王氏生成化十七年尚在母其致
壽則無他術也惟好草木物且斷惡止三十年至今
猶以洋布銅爲羹羹云云已復出城北遂也修院
公孫木洪波之何處云尉氏亦有蓬池入尉氏訪
七賢竹林遺蹟有碑在而黃公隱則不知其何地
夫未至尉氏四十里而水仙鎮有祠尉氏王忠主
之冤又不覺蹙然欲淚士中回至許昌一祠蓋關有
舊宅蓋陳羽初建自處安西至鄧州則相公置
召陵故城也今亦廢矣此計二十五日行一千三
百里杜道者七八百餘者用勸復從力者皆得盡
悉中州之勝亦一快也備遊至鄧都洛陽嘉賓有
待而此行之勝在木石之奇則密之松少林之石人
之游則入梁之曼高尤稱絕云

漢隱帝碑

鄧賀

世有存之足以爲亂賊之戒者君子存之有不設刑
無以懲大人而示天下後世者君子必設也料其致
也而有所易難其不且以歸于正者君子則以乘起
而此皆亂世之綱常而不專爲往事之褒貶蓋天
下之公論而非一人之私心也古今暴亂之雄首稱
曹魏其惡有不待論者第其爲魏受也實在漢之繁
城實自董卓得志觀其故都有據焉曰受曹孟德
之逆有碑焉曰魏受曹孟德之詞于城下指而笑
之讀而嘆之者不設同心和同離此所謂存之足
以爲亂賊之戒者存之可也其地有廟焉以祀魏文
而面帝履歷然鼎之雖易姓故物亦不能泯者
然當其說爲暴亂之足而舍此與彼則凡後之所謀

以欺後世者今皆謂其智計之中存恐先儒筆削之
旨統託之空言而亂臣賊子將益無所忌此所謂不
毀則無以懲夫人而示天下後世者豈可也雖固
存也碑固存也而獨毀其廟則他日必有復舉以祀
之者卒亦何貴於此舉動哉謂宜易祠以祀漢之
盛帝而其臣孔融配好後以其新此以其故若將廢
而逐之將而反之使奸雄之徒不得一日力爭其地
此所謂於其致也而有所易難其不正以歸於正者
以義起焉可也惡之歷皆勢同寄生然猶天下之君
也融雖庸才疎而忠言義色至不吝於提則亦足
從昭烈所誡且漢之君非魏所得也凡此皆所謂
以義起者也嗚呼君臣之分大有防於順逆之際有
大法焉彼奸邪之所不敢動於惡則勸焉必有以
文之昔漢權夫天下之將敗之歲亦以大法之
所在雖後世有不得而逃者曹氏之於漢是也然當
時郡國之中既無一人仗義執言揚厲伐鼓以討其
篡竊之罪而在廷野又無一人登西園頭東海以
明大義於天下蓋其威附勢無足恃者至於後世之
君子亦以空言無補因仍苟且視大防大法而不
顧念焉抑獨何說行其所宜存致其所宜毀而易其
所宜宜此吾輩讀春秋孔子者亦見職在守土
乎是故責難不敏不敢陳雖不遑不敏辭

徵修鄭公祠誌

王順行

恭惟漢顯皇帝鄭公諱弘食邑萬戶託託近長
抗節忠貞而廟謚恭節而墓成阜遠近咸知
飛龍而守曰爲表亂臣義士惟智下陳固保全里閉

抑且誠推歷下開封封疆矣姑媽何無余歸君錄禍
未膏茅土允宜於子紹封暨乃弟曲周侯聚少年於
鄉間咸攝舉聲允先鋒子長祖功比蕭何一戰滅秦
晉扶相府再登彭越先鋒子曲周侯預出橫賢名問于
列辟立孤孝惠庶幾侯論大重泉若奇耶之蒙晉紹祿
賦而動捷速來雙雙劉舞弟而親見微奉金者允十
年而卜世族穿動逾代輝發帝度王粉樹徐潮人每
思功思德然甲中有二墓累累土墓而辨野無數像
家家祖豆想兒牧豎時迷隊以往來兔跡孤蹤嘗呼
翠而盤踞凡我同胞已辛矣持之相連念茲癸恩蓋
嘗之獨廢乎祝安佑將修殿焉之誠棟楠半蕭先賢
駿奔之地然模宏遠非獨力所能成而財役浩繁
合衆擊而易舉動斷遠而勳力斷遠二年之有成新
碧落而壯丹杏慶千秋之不壞昔時水東是會曾允
建之掘礎而樹碑詞曰再觀董生之府求彼兩賢井
同井牧尚觀美觀劉吾慎選接芳鄰敢忘地琳前此
棄夫大士述志石乎不朽

鹿變陳言

何出圖

臣伏觀入春以來風霜特異地處京師屋宇火妖
內壘全臣即不語占書極知為凶蓋寇亂百姓流離
之兆無疑矣刻三片板賜赤地千里我皇上反躬自
咎誠致政極甘其惠而前事秋已無辜大歲穀不
登則民饑民不期生則此理勢之必然亦亦祿兆
之已見者也臣以擊時報常有所慨于中者况陛下
屢數百司修家宰民之令以回天意期在共享太平
之治臣敢不竭一得之愚採偏陋之見列上疏寬平
盜數修為聖明採擇焉夫歲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

之旱而民不為食者其備具也今之備具乎否乎若
所謂三年一之食三年一之食此其計誠
得而今年行之已後矣乃今糧餉既成關關應將數
額待哺之民朝不及夕而輸餉力役之民莫必其命
索所以後恤而安全之者惟有鋪租販貨之兩事而
其弊則尤不可勝言夫且以鋪租論之非所謂獨
一分民受一分之不便耶夫則不然矣皇上厘下獨
免之語有司曾不自檢點而取諸于里書之手大額
難除悉甘那移之中而微減之數猶初微微民愚惑
知其應輸免者何項而張額一增高呼百至矣臣
以萬與其別起存之條而免其數指若總徵輸之數
而免其額蓋十獨其十或獨其三皆然然則
之法而當其數止即後復不得行其奸矣此獨免之
常議者也至於開倉賑以賑饑即人進己之矣當
其旱報等類也豈不取價於里書之口能保其不
斷為掛脫乎而力不能斷於里書之口能保其不
可保其不平於是開告計之門千里之訛拘攝拘
審動輒以旬月計及其數十之給不償數日之費而
號寒嗟憐故也此國庫雖有惠民之典而以往往往
不濟實惠者卒是焉耳臣以為每戶擇兵而與者使
閑坐其所宜給又總給他分布之被同利不大利宜
總給之則要而達此端誠無奸所容而民沾實
惠與其兩而救之此端也外此則倉廩不繼或動
待於前庫之民民力不支宜暫停夫不支之役此在
周禮荒政十二區區周詳豈盡可見之施行者而要
之在力可資高自甘者一是一守斯民以休養之規
而彈民力以博名貴者禁使勿違焉也至於盜賊竊

發今節未親其形狀第恐微察切實總事填賦武出
於萬不得已之計而自棄於盜賊蓋已死等事耳
於盜賊也且得決志自棄於盜賊之戒恐非盛世所
宜有也數觀周禮士師之職謂州之民為之
什伍使之相受其不安於此則不受於什伍者即奸
民也部王無所容里無所寄其後商君治邑亦令
民為什伍相收司連坐而武帝因之為沉命之法此
皆太苛以臣考古人已試之規惟實優養之制為
可行大略一戶為監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累其一將
使村自相保監無所託而近日保甲之法亦其重意
惟有司中飽而通變之令戶書其丁男之數未食之
業出人遠近之類人無遺情舍無隱奸內附清而
盜可以不作矣或不幸有大奸大猾萌業於其間窺
伺人情洶洶易於倡亂乃當經揭竿大呼為令之衆
所在有司即當相共嚴密兵以剿之則事平而
功倍其或遲延顧忌坐令其馳突南掠冀冀日聚然
後議兵善食竭國家之財力乃能僅僅壓之而民之
糜爛者不知其幾矣是故兵貴神速乃應變御敵之
大機也以臣觀之今之疆域固廣遠寇難猝擒疾不
能離山數為中原禍也惟兩河齊魯之間糾結鄉惡
之衆深為可慮彼株連動以數郡每郡動以萬計甚
至不畏斧鉞之誅而畏變招之令試觀古之倡亂
起一方四方響應川流潰火延不可撲漢之偏霸者
率此輩也乃今則更復有司者方且懼激變之自
已阮視輩成是何異與火積薪而暴是貢上之臣以
經生之見誠不能外周制而別有所建立是故士師
掌八族辨九邦辨之觀辨邦之聚黨

能值而行之有損。無治法與此。不故引司不得計也。又聞之者曰。無治法與此。不故引司不得其人語耳。宋儀司光武崇禎地守宰不勝任者易之令各舉所屬流落海疆役長更代輒遣往往治之諸無稽文法而輕視淹滯而後錄參觀今有司分符轄指閭閻爲斷豈非無辜受累於安民事耶則官上以是責之以是笑之第能修其貳職無稱其官常則荒歉不免災告賊不爲因天害其端本澄源之務惟在我早舉一廉船師之吏具補請諸臣之共脩倉庫以爲水旱先失今土木侵累輟輸倉急繼造躬儉勤以爲本先失今土木侵累輟輸倉急繼造燒連不聞其積貯浮費資時取於外庭竊免之陷下夫禍及於斯者誰已矣於起建以神俾災之弊牧於內庭而於土木倣效以內撫災之弊民而培植國之國勢也語曰正其身萬事理惟皇

上釋國典爲訓云謹此奏其亦幸甚

蓬塘書院記

李戴

蓮塘書院記

山高峰連捷其中有一峯曰桃都峯以號乃唐書曰辟除
樂處題心田會以建塘壩於斯處見其門三十六
十餘輩忽思心田會以建塘壩於斯處見其門三十六
近水之樂不啻遊地未幾成進士者一八子幸則爲
一遇時慶其爲進士者一八子幸則爲一遇時慶其爲
思一遇時慶其爲進士者一八子幸則爲一遇時慶其
謂爾汗來其中心水者雖遊遊外物無非且無感矣海
動情蓋卽吾人之指歸而因得見其地而復之海境

[illegible]

重修名宦祠記

前人

名臣廟名爲文宣謚晉廷者祀也。有與郭賢同並建
號門左右者，當祀此祠後裔商賈必遵其工糴之例。
劉公愷名義雖非吾邦有功勳於民者，然其祀既已
故事會子爲記，楹祀典凡有功勳於民者祀之名
官所親請，非吾邦有功勳於民延乎？詩云：豈弟君
子，克配上帝。而原亦猶子孫之祀其父母祖
父母不能說也。殆若廷邇自上古其爲民父母者
不抑其名人矣而祀於祠者，則無幾微心思垂於
一人而德流於百世，故祿祿一時而德思垂於
奕世上有往難窮而有日楚報其理固然向使爲民父

母者以博金視官以泰越親百姓屬其政而渾
觀其德會司革面豈能將心在任日側目而去後
崇崇也後之官斯土者觀其制思其人辭必惻然
省曰今日所提之符諸名公之符也所蓋之取諸
名公之施也所第之民三代直道之人也彼以一
人之應而自第之子孫以五歲之括指而博百千
繼之祖母視親自私自謂妻妾爲子孫計者其害
懸矣則斯刺也固所以報前功不亦可以垂後範
乎哉位尊者又君子也雅有寬風之惠乃於婦姑而假
意父母者君子可以規往行之思失因其諫記運筆之
石俾爲父母斯民者觀

疏證鹽法疏

前人

前人

疏通鹽法疏

所以國國也。其食鹽戶口各照地方差近減黃五分以之，亦可以便民也。遂行既久，無容別請減額，遂漸黃五分。而鹽價愈漲，私販其業，前歲歲盜竊利溥，聚千餘艘，動輒幾成水戰。一時撫按具奏，奉旨嚴督切實勦辦。限諸鹽務有司，悉將積弊剴切籌辦。於是從前私販之限，皆歸後河，南河自無知來未聞鹽禁，於此猶其能也。不意官鹽後之業，由官鹽之生，太誠行甘肅鹽之所以不行者，有三：東鹽之生，太誠行甘肅鹽數不掃也。也。山路崎嶇，轉運不便。二也。商人因陋價之重，不掃也。和不足以償本，沙土雜半，味苦不佳。三也。民不可一日無鹽，而官鹽數不多，又不堪食故，民聚者日愈盛，以行司鹽法又不數不多方捕之，則鹽販不聚者來，自以行司鹽者，數千十人，多者數百人，各持利器，往來自如。

官兵趨而避之莫敢誰何原其初心不過求自衛耳
無此輩多無賴之人而強悍之徒也當預設多路行
無忌或聚於日白晝而攫其行李者有之或等驚於
暮夜而劫其財物者有之民雖被害猶多不敢鳴之
於官畏其復來加害念憐憫於官亦不過差候而已
已押將金之何哉今日河南之人非無國之忠實誠
徒之爲患也欲驅逐徒使不爲害又非可以法制
今爲也亦惟於諸法而少變通之耳夫強徒之所聚
者皆盡本土私前之鹽故蓋河北彰德衛輝長垣行
鹽之地也河南汝寧陳州南淮行鹽之地也鹽徒與
販在北方者取之長處在南方者易之兩淮是河南五府
名屬河東其實所食者長蘆兩淮之鹽矣民食則近
官鹽乃今假手于鹽徒之私販亦不深可惜哉爲今
之計莫若量爲通變近北者分屬長蘆近南者分屬
兩淮近西者仍屬河東庶鹽行既便其價自減彼販
販者不熱而自息矣說者曰河東一運司也有鹽地
方領減若干其時與我味不即連司所職字者國家
之課也地方減課亦減而僅用更易現況會所
截開封一府屬隸山東者也後乃改入河東當時可
改今獨不可改乎故寧一府復隸河東者也今乃改
入兩淮故寧可改則河東不可改乎或又曰長蘆兩
淮各有常課總督劉君謂我是不然河東之鹽
生於地者也長蘆兩淮之鹽生於海者也地之所生
有限而海之所生無窮長蘆臣猶未親見若兩淮則
臣作縣時熟睹者也鹽包堪積如笑如樂必五年
而後鹽商人往往告困若於增北每歲四單之數加
單一單抑或每單之中加增若干引民與商人實

兩利之也官商兩利長蘆可制知矣以此有餘補彼
不足於國課既無所補而鹽價以息地方以寧於黎
民尚亦有利九此不過一轉盤之閒耳亦何怪於黎
民爲耶此舉行詳地方有督知之勇以事有專責言
顧顧慮不思以官官視各人之事也以國家視之
一家之事也長蘆國家一役理而蒙安國家之人
民有何不可而可以成心拘之哉臣謂兩淮津人也
廷地處海濱其商鹽以供賦稅昔巡撫于謙疏泄通
行故朝廷至今未嘗有官鹽督辦者臣乃琅琅言之
蓋目擊鹽徒之害惡是也他變一念犯人之憂不啻自
己實其爲害梓私也伏乞勅下戶部再加查議如果
臣言不謬轉行河南撫按會同各巡鹽御史虛心酌
議因其遠近從便分屬即風減河東之引分兩兩處
則中原之地永無過分之虞其有商於國家非淺鮮
矣

大梁書院碑記

李安陽

大梁書院出成或謂書院南山李子曰有哉趙宋
之學也雖陽石鼓號脫曰鹿四者其曰文苑必曰焉
祭也且述乎秦何也衆人之必備其所歸則必有
財易曰何以衆人曰財故田者財以之生養以之成
者也曰用若足忘乎李子曰陳之先王天德非貴無
以物寧人非養無以民士非養無以成其身故寬流
以之生地以之行人以之成是成二無推盡成寬流
行消息往來各足其精大地之養也則民則利則政
時成制強備好舞康安平土之養也盡今酌古仁
緯義編序廣施應世聖化聖王之目祭也是故九工

方輿彙編職方典第三百八十五卷開封府部

之特士與民異因作代耕何也不知是無以專心而
業耕也故士掌之庠序則其衣冠其儀服其街
業凡以異氏也後晉則又遷移而後益族其業焉
於是自有禮俗之院祭養之田又與土而考成也
竊聞之孔子耕也俟在其中矣學也收自其中矣取
問上易業而難成何也曰業非其業也子孫傳大梁
之學造院講祠於空陽陽陽義章其林長庠書局
吧裡走問曰士業不業也曰無田曰祭子曰祭有司
辦之今出矣士不不與也問之曰無田之故曰業
非其業也門如難聚而必用之何也曰耕功者不以
一畝而捐資者則苦不以一畝而棄捐故聚田而難
聚聚而難成而不引使天下無棄士之病於士而
義者可與成覺登言經通與計曰親民不愧君子是
則足徵於之謂也是出也都御史內江李公監察復
史吉水毛公贊倡之而提學副使歷歲邀公贊之復
都御史道州何公與監察信州汪公大名曰公桂林
喻公成之是田也更數君子而其勢愈興而彌廣
陸君子自是其聚也夫其聚也大

備然堂記

前人

草堂之東築堂高一丈餘所登臺四望雲雨冉冉在
檣蓋于里外見也人心不天道則觀瞻崇崇崇崇大
天地日月星辰露朝夕如雲霞之變矣草木往來
榮枯皆與己不干涉觀瞻崇崇崇崇大天地日月星
辰蔚蒼朝夕如雲霞之變矣草木往來榮枯皆與己
干涉於是觸目目者聞不樂也憂貴高而然遠則
無所不見于臺不滿意之千里外皆見地使然也無
所不見則其樂充滿其樂充滿則其樂充滿則其樂

然而往績然而來於是命臺曰豁然之臺子觀巨原
放逐江濱非與曠野荒原大澤天地日月星辰露
不干涉非不知朝夕烟霞之變寒暑草木往來霜枯
之情而恆感憂歎斯人始未天遊乎抑宗富當如是
邪爲臺記

國相寺碑記

前人

國相寺觀臺前寺也盛二寺後曰雲中曰天清塔
斷而中立有鵲巢其上夏冠鳴按榮華銑篆臺寺一
耳亦不言其地之盛昔聞之長老曰寺耳而一其
教中教之諸僧寺色極彩後教之禪深禪極彩前教
喻伽迦極彩而寺達二復有曰寺園於是號曰雲
寺中有天清殿於是號天清寺前有圓相門於是號
國相寺寺分勢孤峙連世殊於最學者類而下者蕪
僧聞教汁唐即恐徒於是樹石宮垣破爲以機之
往來羊糞寺非徒能主矣又國何謂上爲塔七級去
其四層覆幽宮孤輝懸懸香噴噴僧南未版葉遠
去而善彬者國相僧也乃奮然興曰寺時世廢耶僧
廢之耶於是寺一清修年七十餘請我遊受戒寺得
不十年者彬之方也汴城以水澄故諸古蹟茫然蕩
然獨斯臺觀巖峻峙峙可遊遊者罕餘惟故吟吟花晨
月夕雲霧風鳥無不叩彬而面自戶超越等助之還像按
舊碑宋太平興國間建今洪武初僧古許新之相去
四百餘年范彬又百五十年而空同山人爲記

翁大立

宗正西亭先生受聘襄中州通志歷朝人物既撰大
以傳後取國朝一百四十八人微也史述其平生各爲

論斯凡士之爲德也宗仲氏西園君寓者復序予讀
之創于增學中州將與公仲氏端賢也鄉賢記諸學
賢題名與寺寺志皆述乃蓋置諸局曰有一鄉士有
一國士有天下士一鄉士更於邑一國士起于郡天
下士起于省不宜耶縣公曰不可視於郡者下之
邑已不保矣況縣耶予曰公之言厚矣達不吳行今
觀公所采錄者河漢學藝而宜學于中和之氣非偏
方比然降則應教藝于周再盛于漢又盛于宋特
感于今今諸學者蓋天下孰與薛文治費月用閑
子與選諸君蓋天下孰與馬應選諸君蓋於談詩者
蓋天下孰與李習何何大復其志也蓋植風紀敦
學行風粹諸君蓋南衡軒記是顯太康歐盧共黃封
丘李文選蔡文瑞士又計劉文蔚何柏香崔文敏計
忠節曹新蔡諸公可謂盡計斯所天下上得一
人足爲一代者兄名是多是耶於盛矣昔孔子志三
代之英漢慨杞宋杞宋固州公爲斯志體我厚
厚而又復微軀率者獻以鳴國州公爲斯志體我厚
必曰吾有微焉員長史也公爲皇帝七世孫諸諸
之西學者攝西亭先生隆慶四年秋八月望日
別號東陵居士以學行爲宗宗正早歲講業水竹居
之西亭者攝西亭先生隆慶四年秋八月望日

開封府儒學碑記

于謙

夫子之通天之道也天之通焉萬古而不息夫子之
道歷萬世而不磨則達六經昭著宇宙日月之照臨
也教化之澤洽於人心而萬民之喜悅也所謂生民以
來所未有而二三代以降君天下者未有不藉此而能
治者也國家列聖相承咸用此道而京畿外而郡
邑皆建立學廟以祀孔子以育才俊所以重化源而

崇教本也開封爲中州甲冑故有學廟歲久墮圯侯
觀弗稍損郡守黃公仲有忠作斯成功僅及一二而
以休致去今郡守舒侯下車之初即以典斯文爲已
任達極力爲之方敦崇公成伯侯侯以助經費於是
增庫而爲崇閣監而爲廣福廟而爲尊卑自殿殿講堂
以及諸生肄業會食之所莫不畢備制錦梓梓梓梓
有加郡博士黃宗鼎此不可以無記因召諸生來請
余言惟天子之道如天胡廷作人之化亦如天諸士
子生際盛時沐浴治文又有賢方牧郡者以作興之
廟學之新文化之新也儀觀之盛士風之盛也關係
豈微焉耶爲師弟子者劉子斯又于斯斯詩謂下斯遊
息子斯其亦知而本乎苟知所本則斯斯本斯斯
書行學必道根柢而弗專乎言說文字之末矣時
出而致用得志則行其道斯與志遠則求無愧于
名節無愧于天地鬼神而後已若然則無負于聖人
在天之靈無負于朝廷作養之化而亦無負于天矣
其于郡守作興之意豈不重有光耶侯侯名碑字仲
新東姚江人以進士起家拜黃門郎被薦出守是邦
是舉也足以知其善政云

重修漢中亭今崇太師廟碑

祝富

書讀何書全案修之土雖無文王猶典之言如古之
君子其生也也不偶其出也無用存也其食其遺沒也
民享其祀豈非丁氣數之盛而剛大之存乎心者是
以休養于山增光日月古今而不衰則冥冥而無
聞者乎聖人謂中甫自機降而爲萬星冥冥而無
見矣若魯太師者亦其人歟太師名恭字仲康扶風
平陵人少習詩書諸儒所稱後舉直言拜中平令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

第三百八十六卷目錄

開封府部藝文五

扶溝王邑侯保障記

惠民府記

陳留縣儒學堂碑記

陳孫白谷醫師書

賈院碑記

前題

紫雲書院碑記

汝南書院記

大梁書院碑記

遊樂書院碑記

漢孝子孫公題辭

重修伊尹廟碑

中州覽勝序

吹簫春遊序

職方典第三百八十六卷

開封府部藝文五

扶溝王邑侯保障記

高皇帝以神武開基拓帝王未有之土宇列聖不承

益勳明德垂百四十餘年民不識兵乃止德五年逆

璣竊竊亂海宇文廟禮樂開闢發居城拔邑南

翼驍然天子赫然震怒命將出師勅天下嚴城勒兵

以防奔逸時河南郡縣皆洪河天險多事因循獨我

扶溝王侯毅然而作曰易合小龍敢橫行河朔者有

司無備故耳實雖實實官保障則為之築高濬深
三倍往昔城加重營築設機槍市民皆得以守什伍
相聯鄉民受甲者分隊遊擊首尾相應然後申之以
親上安兵之義士皆奮臂效死地人和可恃以無
恐是年五月余以內臺出守汝寧道經來梓心社社
之遙以童子通乘至九月覽觀一枝由北洋稿讀殆

我駐蹕訪我臺漸還我乘余官軍丁壯延守
滿部分數眾者既知我有備乃繼舉禮渴鼓太和覆
沈丘運入我河南舍內釋走步於扶危乃攜來觀
汴以達之侯聞特然進學博吳君大田弟議之曰羅
公以春臺出乘司扶可守也今余去賊勢必大劉
縣所不同心努力以斯保全如國法河南門東門勒
果君守之郭君卓倫北門王君給西門侯居中四應

越明年二月賊吳汝寧襲上蔡安項城城西奔遂
寇我扶溝攻圍一日夜侯乃督備守聲應賊所犯指
授方略左右所擊斷不輟中賊作之勢大折遂解圍
宵遁賊恥敗而走並洛侯又慮人心怯乘隙不為備
又進犯入而告之曰賊之所趨都督如拉朽摧吾
扶我無虞且大挫其鋒勢窮東歸必甘心于我但

保守之具猶多疎失為之計心大加修為乃允水
濟民倉然用命於是築以重城環以四隅固重樓
以備敵設高牆四隅為守者皆林幹城重而嚴于
天閣全戈鐵馬屹然鎮至三月賊果出而歸而來

關我扶我賊遂移步我而一邑生靈皆得保全厥
功德蓋初逆寇之將及也公執役後未嘗嘗保令
公有虛聲之不可守微公入行有治民以他佐候
攝縣事公曰吾受命為邑此當死事去則已還與守

於是却歸者毋米一為為謀計而三度木先既已
薄城下矣此其志與難辦守何以翼而卒保全
斯又無師之績也公詩廷華子彥贊其先通州人太
父以戰功封縣指揮使族屬因家于汝公起明經
為輝邑博士以累等擢扶溝令云

惠民局記

李藩

嘉靖庚申春一月開封郡守衍濟周公立惠民藥局
於天漢橋之上工既定乃早祀收局太倉以來諸醫
師而落之其儲給公謂公泉大輸之收以利民宜紀
其事於貞石以垂示久遠乃問記於僕僕曰開封舊
有惠民藥局係建於洪武甲子全成弘治間每歲
取濟源銀香錢若干許衛安局賑濟窮民法至者也

後改為藥司公署前局遂廢藥亦不復施久無議舉
之者自公之下司也適大水為患民病甚甚而城中
橫水橫溢游沒民慮至不可以居公相度地勢乃得
其故蓋汴河貫於城之中北處蓋基木無所泄公下
介開濬之水得通流而天漢橋復見自是雖跨汴河
之上實為一水勝安橋之東有河神廟與民賑濟
路舉安藥公仍故處改建神廟三楹并治動聖煥然

一新乃於橋之西肇建惠民藥局而與民同病為
公復清查郡治前官地民之便處者咸可與得白金
于置辦藥局足供一年之需而濟源縣之香錢弗之
取也爰命醫官楊孟賢等典其事日施乾劑以濟貧
民之病者議既定乃白其事於巡撫大中丞孫德張
公巡按傅師日嚴給公醫藥局公成議允之抑是

局也既當通備民什來將擇鄉總凡抱病而乞者咸
集棚外而內科外科各司其專矣診脈脈源於症投
此為試讀, 需要完整PDF請访问: www.ertong